

CLASSICS
— 中国书籍编译馆 —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集

Guy de Maupassant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de Maupassant*

〔法〕莫泊桑——著

孙更俊——选译

CLASSICS

— 中国书籍编译馆 —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集

〔法〕莫泊桑——著

孙更俊——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 / (法) 莫泊桑著; 孙更俊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68-5686-7

I . ①莫… II . ①莫… ②孙…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225 号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

(法) 莫泊桑 著 孙更俊 译

-
- 策 划 安玉霞
责任编辑 许艳辉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Mirro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媛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686-7
定 价 32.00 元

译者序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而应该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那这些译者的大名就应该是明明白白地標示在文学作品的封面上，而不仅仅是扭扭捏捏地掩面在内封里。至于他们是不是合格的文学翻译家，就只好交给读者和历史去认定了。

对于来自异域的经典文学作品，不管是死译、硬译、直译、转译、合译、首译、再译，总之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的译本了，它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的确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或许我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但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或许应该对其进行一番反思，我们对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学经典的翻译是否经典，是否会因为译者在外语和汉语上都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因此降低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所谓经典的译著会将我们带到何处去呢？至少，中国所谓的新文学或许会走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总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的笑柄。

或许我并不是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但一定是第一个深入思考并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于是有了我的“新译”。我知道，这或许会是一件更为费力却不讨好的事，但我曾自嘲

是一个“为未来开门户也为过去擦屁股”的人，因此这也就成了我的分内之事，虽然有的时候会因此而感到悲哀，但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很愉快。

我坚信，和其他的译本比较起来，我的译本一定是更好的读本。

孙更俊

2015年3月于北京西山

目 录

- 马蒂厄老爹 __001
- 疯妇 __008
- 吊灯 __012
- 婚变 __020
- 恐怖的故事 __024
- 看护妇 __028
- 菲利普·西蒙 __032
- 钓友 __038
- 瞎子 __044
- 萝丝 __049
- 皮埃罗 __054
- 月光 __061
- 巴蒂斯特太太 __068
- 共和国万岁 __073
- 外快 __085
- 奇 遇 __094
- 我的叔叔于勒 __100
- 遗 产 __110

绞 刑 __115
老人之死 __123
伞 __132
项链 __144
吊钟 __155
小酒桶 __159
死 __167
疲乏 __172
森林里 __178
图瓦老爹 __190
方舟 __200
橄榄园 __205
春天的故事 __214
自杀者俱乐部 __219
嫁妆 __226
魔鬼与神明 __230
漩涡 __236
漂 __流 __246
羊脂球儿 __254

马蒂厄老爹

星期四那天，我去瑞米耶日办事。

出了鲁昂城，驶上通往瑞米耶日的大路，马车便如飞一般奔驰起来。眼前的景色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话，那就不仅仅是美丽还应该是壮丽了。

圣瑟韦工业区，烟囱林立，不时向天空中喷吐着白色、灰色、黑色和也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烟云，在更高处与天外飞来的云相遇，汇聚成硕大的云朵，有的像玫瑰，有的像蔷薇，还有的你想它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几座高大的水塔，比古埃及人为法老建造的陵墓——金字塔还要高，与其相比鲁昂城的那些哥特式建筑，那些教堂和钟楼，就仿佛是一些用象牙制成的工艺品了。

再往前走，穿过几片草场和树林，就看见了波光粼粼的塞纳河。河岸上停泊着一些大船。三艘巨型油轮，相继朝着勒阿弗尔方向缓缓驶去。另一支船队由一条三桅船和四五条双桅船组成，由一艘吐冒着黑烟的拖船拽着，向相反的方向——鲁昂驶去，虽然是逆流，但也许因为是空船，所以行进的速度反而快得多。

车夫是当地人，对这些东西看也不看一眼。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里才更好呢！”

“那我倒是想听听那更好在哪里！”我立刻说。

“首先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些草场和树林，在以前，那是要比现在更广阔、更茂密的；其次是这塞纳河，在以前，那是要比现在更清澈、更透亮的；再次是我们这里的人，那是要比城里的人淳朴多了。中午，我们可以到马蒂厄老爹那里吃饭，喝几杯他自己酿造的苹果酒，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诺曼底人是什么样子的了。你会从他身上闻到一股真正的诺曼底人的味道，那味道会留在你的记忆里久久不能散去，还有他的小教堂，那真算得上是一个奇观。”车夫说。

“那你快说说，那是怎么一个奇观法儿。”我说。

“好吧，那我就给你说说，先给你垫个底儿，一会儿也好跟他聊。”随后，他便给我讲起来。

马蒂厄老爹，六十多岁，外号“酒神”，但他的老婆梅莉却总骂他是“酒鬼”。他当过兵，混到上士便混不上去了，于是回到家乡做了个小教堂的管理员。他把从部队里带回来的痞气和诺曼底人的憨气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很别致的幽默，让遇到他的人既谈不上有多喜欢却绝不会讨厌他，时不时地都愿意到他那里去坐一坐，那轻松愉快的感觉竟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那个小教堂的圣母像肚子鼓鼓的，也不知是雕刻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也因此来这里顶礼膜拜的主要是女人，据说是因为那些女人总是这么想：既然这圣母不用与男人睡觉都可以怀孕，那我们整天和男人睡在一起只要来拜一拜她，怀孕也就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来这里顶礼膜拜的还有一些是未婚而孕又不想对父母说出那男人是谁便说自己是不知怎么竟怀了孕的少女，因为既然圣母可以不交而孕生出个圣子来，她是不是也可以如此呢？

听说马蒂厄老爹最近为这“大肚儿圣母”写了一篇祈祷文，而且还自己出钱印了出来，这篇祈祷文更把他那种独有的幽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自己并不信神，但是他知道，既然做了这个

差事，就必须强迫自己装着信一点点儿，否则也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不仅每天都要把那“大肚儿圣母”擦一遍，而且还要跪在那里把自己的祈祷文念诵一遍。据说那开头和结尾是这样的：

慈悲的不交而孕的圣母啊，整个诺曼底以至全天下的
已婚而孕、未婚先孕、交而后孕、不交而孕女人的保护神啊，
请你保佑他们都能生出一个像圣子那样的儿子吧！

……

请代我问候那可以使你不交而孕的丈夫，让他把我们
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接引到天堂里去吧！

这篇祈祷文自然遭到了当地宗教界的指责，但马蒂厄老爹依旧会偷偷地出售给那些女人，据说那些女人还真的通过念诵这篇祈祷文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顺利地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虽然还没有哪个孩子能把升到了天上去的那个耶稣替换下来。

但光靠圣母，他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于是他又打起了圣徒的主意。也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手艺，他竟然可以用木头制作出圣徒雕像来。一有人来拜圣母，他就把这些圣徒的雕像拿出来出售。久而久之，他还出了名了，来求圣徒雕像的甚至比拜圣母的人都多起来了，甚至还有的人要专门从城里赶过来求购这些圣徒雕像呢！

刚才说过的，马蒂厄老爹爱喝酒，不过他喝酒也是蛮有意思的。他总爱用百分制来给自己醉酒的程度打分，而且还有零有整的。他称自己的肚子里装着一台测量仪，那是一分一毫都不会差的。如果你和他在一起，总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

“从星期一开始，我每天都不及格，因为老婆总是唠叨。”

“前几天好了，我总算是得了个六十分，及格了！成仙儿了！”

“今天是怎么了，已经喝了五杯，怎么还是三十分的感觉呢？不行，这么好的日子，一定要喝到七十分才行！来，干！”

“今儿过节，一定要喝到九十分儿！九十分喝不到，算什么酒神？”

每当他说自己喝到了九十分儿的时候总是在外面喝的，回到家里他老婆一定会将他大骂一顿。酒鬼，混账东西，臭猪，野狗，等等等等，还有许多比这更难听的字眼儿。每当这个时候他先是会说：“别说了，我已经九十分儿了，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正憋得难受呢！”如果他老婆还是骂，那他就会说：“闭上你的臭嘴，我已经九十分儿了，可是会打人的！”到了第二天，他酒醒过来，便会笑嘻嘻地对他老婆说：“昨天喝多了，以后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据说他从没有得过一百分儿，因为一旦得了一百分儿，他就直接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天见到他，他会说：“九十九，九十九，差一分儿一百！”

.....

马车翻过一道山梁，进入了鲁马尔林区。晚秋，树林中还有一些残存的绿色。太阳仿佛是被融化了的色板，将一些橙黄色和紫红色掺和进来，使整个世界都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辉煌。

马车穿过杜克莱尔，便离开了通往瑞米耶日的大路而走上一条小路。很快，我们进入了塞纳河谷，又看到了蜿蜒流淌着的塞纳河水。很快，我便看到了一个村子，其中有一座小教堂。车夫不说我也知道，这该是那个马蒂厄老爹所在的地方了。

马蒂厄老爹就站在门口，留着山羊胡子，像是知道我们要来似的。车夫与他握手，把我介绍给他，我们被带到个厨客一体的房间。

马蒂厄老爹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总不愿意离开吃喝，原来是有一堵墙将厨房和客厅隔开的，后来还是被我打通了。”

“这样好，方便！”我附和着说。

“星期四，你们来得不是日子，一会儿也许还会有人来拜圣母。”他说着跑到门口去大声喊道，“梅莉呀——！”他的声音很浑厚，回音很大，仿佛整个河谷都在回应着他，但他的老婆并没有应声。

“她这是又跟我赌气呢！昨天我又得了个九十分儿！”他回过头来对车夫说，以为我会听不懂，所以还和车夫挤了挤眼，仿佛那是一个什么秘密似的。

那个车夫却又转过头来对我挤了挤眼，然后才转回头去笑着对他说：“有什么喜事吗，干嘛又要喝那么多呢？”

“有啥喜事，去年我收获的苹果不多，只酿了一桶苹果酒，昨天打开一尝，嘿，那才叫好哩！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恰巧在我这里，我们两个就喝起来，本来想喝个五六十分儿就可以了，谁想到一下子就喝冒了，要不是我老婆从外面回来了，说不定又要喝到九十九分儿，断片儿了。”

马蒂厄老爹正说着，他老婆进来了。

“得了吧，我看你们两个都喝得过了百分儿了，要不是我拦着，非喝死不可！”他老婆说。

“你胡说，我从来就没喝过百分儿，就像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得过百分、当兵的时候训练这个训练那个的也从来就没得过百分儿是一样的。”因为这句话说得太长，马蒂厄老爹没喘过气来，竟然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了，便大声地咳嗽起来，弄得他老婆赶紧去给他捶后背，一边捶着嘴里还一边骂着：“蠢猪！死鬼！”

午饭吃得很好，菜的种类不多，但味道都还不错。尤其是那苹果酒，甜滋滋的，又有点辛辣，很对我的胃口，我便也喝了不少，如果按马蒂厄老爹的算法，有三四十分儿了。其后，我们坐在门外

的树荫下抽起烟斗来。

这时，从院子外面走进来一个老太婆，说是来求圣徒雕像的。马蒂厄老爹却对她说：“真是对不起您了，前天有两个从城里来的人把所有的圣徒雕像都买走了，昨天我又得了九十……”说到这里，他突然醒悟到那老太婆是不会明白那个所谓“九十分儿”是什么意思的，便立刻改口说，“噢不是，是我昨天又喝高了，所以新的圣徒雕像还没有制作出来，您只好改日再来了。”

正在这时他的老婆从仓房里走了出来说：“老奶奶是来求圣徒雕像的吗？”

“是啊，我是想请一尊圣徒雕像回去。”老太婆说。

“好吧，等着，我给您拿去！”说着她又转身回到仓房里去了。

马蒂厄老爹先是一脸愕然的表情，然后便跟着他老婆去了仓房。不一会儿，他还真捧出了一个所谓的圣徒雕像来，只是那上面脏兮兮的连哪里是头哪里是脚都分不出来了。

“找到了，找到了。这是我雕刻得最好的，本来是想自己留着的，可我老婆说让您空着手回去不合适，于是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说着，马蒂厄老爹弄来了一盆水，把那雕像放在盆子里洗了洗又擦了擦，然后才放在那老太婆手里。在这期间，那老太婆一边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祷告着。那老太婆接过雕像之后先是拿在眼前看了看，然后从头到脚地摸了摸，再然后放在一个凳子上拜了拜，最后才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白布将那雕像包起来放进怀里。临走时，那老太婆对马蒂厄老爹千恩万谢，并把两个法郎的硬币塞在马蒂厄老爹的手里。马蒂厄老爹转手将那小纸包交给了他的老婆，他的老婆立刻将那小纸包揣进衣袋，笑盈盈、美滋滋地回屋去了。

马蒂厄老爹把老太婆送走之后，脸上带着一种诡秘的微笑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一定想知道实情，实际上并没有我所说的那些事，

这个雕像是我老婆从老鼠洞里掏出来的，她说前两天发现仓房里有个老鼠洞，便随手拿起一个圣徒雕像塞在那洞里了，要不然还真的一个都没有了。看来我这雕像还要继续制作下去，因为有许多人是真的很相信这些东西的，而我只是要用它们换几个法郎而已。为此，还要再喝两杯，现在是五十分儿，怎么也要及格才好。梅莉呀——！再给我弄些酒来！”

好像是已经准备好了似的，他老婆竟然立刻给他拿来一罐子苹果酒，但嘴里却似乎是在说：“喝吧，喝死你这老鬼！”

我们因为还要赶路，所以便告别了马蒂厄老爹和他老婆梅莉，并对他们说回来的时候还要来喝几杯苹果酒，他们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我才吃饭前就给了他们十法郎。

“哎呀，忘了让您看一看那个‘大肚儿圣母’了！”等走出去大约十里地之后那车夫突然说。

“是啊，我怎么也把这件事忘记了呢？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啊！”我说。

疯 妇

提起打山鹬，当多兰老先生为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普法战争时期的故事。

那时候，他居住在高迈伊临街的一所房子里，亲眼看着普鲁士军队开进了那座小城。隔壁的女邻居是个疯子，疯的原因是在她二十五岁那年，几乎是在一个月内，她的父亲、母亲和丈夫都因为遭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幸而相继去世了，尤其是她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因为传染上当时流行的一种什么疾病而死掉了。她不犯病的时候好得很，和正常人没有任何不同，但犯起病来就不一样了，要么满大街地光着身子乱跑，弄得整个城市都不得安宁；要么便卧床不起，和谁也不说话；或者只是自己和自己或死去的人说话，谁也不知道她是醒着还是睡着，即便眼睛睁着也是一样。幸亏家里有个对她忠心耿耿的老女仆伺候着她，否则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普鲁士军队开进高迈伊的那一年，她已经这样疯癫了十几年了。

那一年冬天，我的痛风病犯了，走不了路。坐在轮椅上，透过玻璃窗，我看着普鲁士士兵走过去。咔！咔！咔！咔！我现在似乎还能听到那整齐又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先是聚集在离我住处不远的一个小广场上听长官训话，然后便被分散开，分别去街边上居民的

家里借宿。我这里住进了十几个，那个疯女人家里也住进了十几个。

居住在疯女人家里的有个军官似乎脾气很大，整天骂骂咧咧的，连我这边也能听见。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个疯女人卧床不起，他以为那女人是在装疯卖傻，之所以躺在床上不起来是因为看不起普鲁士人，更没拿他这个军官当回事，尤其是好几次他要见一见这个女主人，都被那个老女仆拦住了。“先生，我劝你还是不见的好，否则，你会沾染上晦气的。或者，她一旦受了什么惊吓而醒过来跑到大街上去，我们可就更拿她没有什么办法了。”老女仆说。

但据说最终那军官还是闯了进去。

“林（您）好呆呆（太太），卢（如）果林（您）棱（能）来活（和）我们共今（进）晚掺（餐），我们将灰（会）感到万粉（分）荣兴（幸）！”他说。可疯女人像是听不见他说的话，连头都没有转过来，自然是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以为是自己的法语讲得不好，所以那女人也许是没听懂，便把那句话放慢了速度又说了一遍，这一回那女人倒是朝他转过了头来，也似乎看了他一眼，但还是什么话都没说，随即又把头转了过去，而且不仅那本来就半睁着的眼睛竟然还闭上了，还似乎用鼻孔“哼”了一声，就像我们平时对别人表示蔑视时所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

那军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回过头对那个老女仆嚷道：“你（里），立刻把衣夫（服）给她窜（穿）好，带她哈（下）来，否则我拉（拿）里（你）似（是）问！”然后便转身下楼了。

过了一会儿，从楼上先是传来几声嘶嚷，然后是老女仆走下楼来扑通一下跪在了那军官面前说：“求求您了军官大人，求您还是高抬贵手饶了这个不幸的女人吧！她……”老女仆大概是想对那个军官讲一下女主人的遭遇，但那个军官没有让她说下去，

而是对他的手下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什么，那几个士兵中的两个立刻出去了。不一会儿那两个士兵竟然拿回一副担架来。老女仆似乎知道了那军官要怎么做，立刻又跪下来：“你们饶了她吧，你们……”还没等她把这样的话说上两遍，便被那军官一脚踢开了。

随后，那几个士兵上了楼很快又从楼上下来了。疯女人躺在那担架上似乎是睡着了，因为连“哼”那样的声音都没从她的鼻孔中发出来。那几个士兵抬着那疯女人从我的窗前走过去，再过一会儿他们回来的时候，我看见那担架上已经是空的了，据说他们是把那个女人扔在了城外的伊莫维尔森林里。那时正是冬天，天气冷得似乎可以把石头冻裂。夜里，大雪又纷纷扬扬地下起来，我睡不着觉，总是听见有野狼的嚎叫声不断地从城外传来。

没几天，听说那个疯女人的老女仆也死了，而且也是被他们扔到伊莫维尔森林里去了。

我的痛风病和那女人的疯病差不多，不发病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发起病来腿脚的关节处便红肿起来，疼得让你死的心都有。那一年冬天之后，我的通风病似乎是在一直犯着，我也似乎是一直都坐在轮椅上。没事的时候，我会用不太到位的普鲁士语和住在我那里的普鲁士士兵聊天，关于那个疯女人的事都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到了春天，普鲁士军队走了，我才从住所中走出来。城市还是先前的城市，街道还是先前的街道，只是比先前安静了许多，但也许在这一点上也并没有什么改变。

到了秋天，我一定会去伊莫维尔森林里打山鹑。那一天，当我去到一个低洼处收集猎物时，竟然在那里发现了两具残缺不全的尸骨。我立刻想起了我的邻居——那个疯女人和她的老女仆，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心里比堵了一块石头还难受。于是我忘记了收集猎物，而是从护林员那里借来了镐头和铁锹，在那里挖了个并不是很